

国家的 世界

国家的有效性
源自于何处

John L. Campbell
John A. Hall

The
World
of
States

[美] 约翰·L. 坎贝尔

[加] 约翰·A. 霍尔

著

闫健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World
of
States

国家的 世界

[美] 约翰·L. 坎贝尔

[加] 约翰·A. 霍尔

著

闫健

译

John L. Campbell

John A. Hall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的世界 / (美) 约翰·L. 坎贝尔, (加) 约翰·A. 霍尔著; 闫健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1

书名原文: The World of States

ISBN 978-7-5117-3388-7

I. ①国… II. ①约… ②约… ③闫…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3122 号

© John A. Hall and John L. Campbell 201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国家的世界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赵 灿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序 言

虽然我们已经共事多年，但我们合作撰写此书的时间相当之晚。几年前约翰·霍尔（John Hall）就开始撰写此书，但后来却因有其他工作而暂时搁置。在这些工作中，有一个约翰·霍尔和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发起的项目，这要归功于他们在丹麦结成的个人友谊以及共同的专业旨趣。很多年前，他们二人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世界，为何这个小国（即丹麦——译者注）能够如此成功。霍尔认为，丹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同质性以及强大的民族认同感（national identity）。而坎贝尔则认为，丹麦的成功更多的应与其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后来发现，我们俩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也驱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可以用于解释其他国家的命运？本书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读者们很快就会发现，民族认同与制度安排是贯穿全书的两条主线。我们的核心观点是：尽管全球经济的步伐日益加快，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世界中。因此，我们关

注的焦点是“权力”——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权力，也包括国家之间的权力，以及权力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权力具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同时，我们认为，既存在强制性权力，也存在集体性权力。我们将制度看作是权力的表达（expression of power）。很少有著作关注国际政治经济中民族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这本书填补了研究空白。这其中存在许多复杂性问题。在本书中，我们两人就北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优势地位丧失的程度存有一定的分歧。我们希望以此为读者带来更多的启发。

受惠于克劳福德大法官（Justice Geoffrey Crawford）的慷慨，我们在佛蒙特（Vermont）最高法院办公室的工作会议尤其高效。在一次工作会议中，克劳福德（Geoffrey Crawford）、比尔·沃尔福思（Bill Wohlforth）以及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就本书的初稿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伊格纳西奥·穆尼奥斯（Ignacio Munoz）、何巧玲（Qiaoling He）和阿里·泽伦（Ali Zeren）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我们还从马克·狄克逊（Marc Dixon）、苏珊娜·博拉斯（Susana Borrás）、列弗·格林德贝格（Lev Grindberg）、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弗朗西斯科·迪纳（Francesco Duina）以及欧威·K. 佩德森（Ove K. Pedersen）等人那里得到了有裨益的反馈意见。在此，我们对他们的慷慨和洞见深表谢意。

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对国家的未来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因

此，我们要将本书献给我们的孙辈，丹尼尔、汉娜、本杰明、伊安、诺拉还有埃里克斯。

约翰·坎贝尔

莱姆 (Lyme)，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约翰·霍尔

伯灵顿 (Burlington)，佛蒙特州 (Vermont)

目 录

导 论	1
展望	10
第一章 往昔	15
基准	15
欧洲的活力	21
欧洲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26
复原	39
第二章 存在的状况：旧与新	50
新奇性	51
连续性	63
结语	70
第三章 挑战者？	72
发展的性质	73
金砖国家	79
俄罗斯	86
中国	88

印度	93
巴西	98
结语	102
第四章 全球的南方国家	104
对于羸弱性的剖析	105
勉强应付	119
小结	131
第五章 北方国家	133
掌舵机制 (steering mechanisms)	134
欧洲联盟	146
跨大西洋共同体	156
结语	166
第六章 依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168
枪炮与地缘政治	171
活力与破坏、美元和债务	177
自我导致的伤口	182
结语	195
结 语	198
参考文献	207

导 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世界中——或者说，如果不理解不同类型国家的制度特征，以及它们间互动的性质，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居于其中的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同意许多政治家和学者们的以下看法，即随着全世界经济互动的速度和强度的提升，国家正在失去其权力。我们反对这种看法的理由之一是出于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考虑。当国家下决心追赶权力和繁荣时，该国家的领导能够带来更加成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第二个理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相关：资本主义社会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它运转于不同的国家政治经济体之中。第三个理由是欧盟的出现。欧盟不是一个超国家（transnational state），而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国家定期会面，并以高度文明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最后，本书将更多地关注这个国家——它害怕使用“国家”这个概念。美国诞生于反对殖民宗主国的反叛，对于在反德反日战争（以及冷战时期与苏联的竞争）中愈演愈烈的权力政治怀有不信任。但是，稍微思考一下便会使我们想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我们现在知道，这台军事机器还得到了令人惊叹的、强大的间谍机构的支撑。

我们将逐一论证我们的上述论断。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使本书的读者——他们大都生活在先进的北方——迅速意识到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即解释为何他们视为理所应当的许多东西恰恰是其他很多国家所缺乏的。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所生活的国家基本上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提取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用以支撑工业社会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如学校、道路和各种福利。但是，众多生活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贫穷国家的人们却无法享有这些基础设施。看看他们的状况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如果我们处于他们的境遇，我们将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的财产，因为法庭无力就邻居间的财产权争议做出裁决，更不要说确保裁决的履行。经济交易常常得不到监管，因此，欺诈现象司空见惯，不信任的问题十分严重。人身安全有时还不得不通过自发的武装组织得到保证。失序和混乱的可能性有时候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不同族群竞争最高权力之时。

这使我们想起伟大的国家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霍布斯生活在内战期间，这让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所导致的可怕后果：

在这样的情形下，勤奋是无用的，因为工作成果是不确定的：进而，大地上没有文明；没有航海，也无法通过海洋进口商品；没有宽敞的建筑；没有工具搬运那些需要大量人力的物品；没有关于地球的知识；没有计时；没有艺术；没有信函；没有社会；这其中最坏的是持续的恐慌以及死于暴力的危险；人的生命孤独、贫困、混乱、野蛮

并且短暂。^①

上述段落广为流传。但是，霍布斯同样清楚的是，除了保持秩序之外，国家还需要履行第二个任务。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利维坦：国家间相互竞争，在“永无止境地寻求权力”的过程中求得安全。多级世界的这个特征，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会被发现：

单个人之间并不总是处于彼此敌对的状态。然而，拥有主权威威的国王和个人之间却并非如此。在所有时代，因为彼此的独立，它们始终彼此猜忌，始终像古罗马的角斗士那样彼此敌对。他们的武器始终对准彼此，他们的目光始终相互敌视。堡垒、要塞和炮台遍布在他们王国的疆界线上，他们还始终不断地相互刺探。这就是战争态势。^②

霍布斯眼里的野蛮状况对于理解各个时期的国家都有帮助，尤其是，国家精英对其社会的某些权力是源于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舞台上采取行动的需要。但是，霍布斯的著作有助于我们通过对比的方式理解我们的世界。17世纪之后，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的两大核心基本职能——维持秩序与安全——依旧如故，但是，实现这两大职能的方式却已焕然一新。

关于国家内部的秩序问题，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两点。第一，

① Hobbes (1982)，第十三章。

② Hobbes (1982)，第十三章。

霍布斯同时代的人很快就发现，霍布斯所设想的国家或许本身就会成为失序的肇源，即国家可能会成为一个掠夺其臣民的贪婪组织。相应地，尽管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也充分认可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却主张控制国家。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化简单概括如下：霍布斯影响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后者推崇宽容、代表以及反抗的权力。我们为霍布斯、洛克及他们所代表的观点增加了一种特殊的变形（particular twist），简单地说就是：允许意见表达和接受妥协是最好的统治方式。融入和包容消除了激进主义存在的土壤。接受社会中冲突的存在确保了政治稳定——只要国家很少控制争论的领域，因而争论得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自由民主制会导致很多嘈杂和愤怒，但是大部分嘈杂和愤怒都没有什么意义（signify little）。冲突本身一定程度上能够释放体系内的不满，因而这种体系在近代以来也最为稳定。这就是自由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立场（liberal Machiavellianism）——这种立场并非全然是正向的，因为它赞扬自由主义是最佳的统治方式。^① 即便如此，我们的补充还是必要和值得的，这可以从我们强调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区分这一点得到验证。纯粹的民主本身是完全不宽容的，尤其是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根本不允许国家疆域内的少数民族发表任何意见。构成自由主义的那些制度——集会的权利、媒体自由、包容而非排斥少数族群——可被视为是对多数人暴政（majoritarian tyranny）所施加的限制。

关于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这里我们要谈谈它的

① Hall（2013），第三章。

重要性。在 17 世纪，国家为其社会做的事情很少，很大程度上仅是作为战争机器而存在。但是，现代国家的权力已经大幅扩展。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它们建立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自由主义制度的扩散。国家的权力还可以进一步扩展：现在我们不仅依赖我们的国家来制止我们的吸烟行为，还依赖它阻止在家中最为私密的地方发生的暴力。利维坦正在发生变化并更具多样性，但是，它们绝不会与我们的日常毫不相关。

国家行为的外部维度也发生了变化。霍布斯的直接承继者对其提出了指责。霍布斯认为，只有通过征服和无所不用其极才能实现安全。这一点，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都不同意：全面战争是不可能取胜的，因为战争将其他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个潜在的帝国。这些批评家认为，寻求安全更好的方式是通过权力平衡（balancing power）。这确实像是从欧洲历史中汲取的合理经验。但是，这一定是将什么全新的东西弃之不顾了。对于先进国家而言，核革命（nuclear revolution）几乎改变了一切。战争不再是理性的选择，也不再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但是，这还不是判定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恰恰相反，（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已经占据了原先由战场所占据的中心地位。

本书的核心是关注国家在 21 世纪初的状况，同时关注不同类型的国家及其之间的互动对于生存机遇的影响。理解现状的一种方式就是系统性地审视过去，进而进行纯粹的对比。我们将在第一章对欧洲国家的历史形成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此，有必要提

及我们得到的一个普遍发现，因为，如同上面提到的霍布斯式的关切一样（Hobbesian concerns），它将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提供框架。尽管霍布斯对于国家的一般性界定基于国家的两大核心职能之上，即维持基本的秩序与保护不受其他国家侵犯，我们又加上了第三个职能——提供归属感。第三个职能使我们得以剖析现代国家的特征，尤其是与过去的农业帝国相比较。在现代的情境下，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在民众中灌输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①

在欧洲，国家诞生于战争的熔炉之中。一种说法是，这种高强度的竞争具有进步意义，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下文将对这种说法进行评析。但是，到了19世纪末，一种零和局面出现了。没有剩余的土地可供征服，进而生存下来的大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困境：实力强大意味着规模要大，但是，规模大又意味着要面对疆域内的民族问题。不同的民族会为一个并不完全代表它们的较大实体而战吗？它们不会要求分离？为了实现最强大的目标，将规模与文化同质性结合在一起（亦即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最好的方式吗？

20世纪见证了民族国家原则的胜利。整合不同民族的一种路径就在于国家在民族意识兴起之前就获得权力。在这种情形下，不同的民族认可一种核心的单一文化，进而每个国家最终都会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后者享有国家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并不是民族被整合进国家的唯一方式。第二种路径的

① Anderson (1983).

代表是瑞士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经历表明，多民族的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s）可以并且确实能够存在。（各民族能够享有的）各种类型的权利——联邦权利、邦联权利和文化权利——能够为各民族提供充分的表达机会，因此它们都会忠于其生活的（更大的）政治体。

然而，假如整合可能的话，那么，民族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nation）也同样可能，这会导致分离和国家的分裂。排斥会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好战倾向以及冲突，而融合则能使之平息。但是，当国家不通过赋权的方式允许融入的话，那么，民族常常被迫接受国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明确指出，人们意识到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

一个健康的民族是不会注意到自身的国籍问题的，正如一个健康的人不会关注自己的骨头一样……假若你打破了一个民族的国籍，它所想的还是再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它不会听取任何意见，无论你是改革者、哲学家还是布道者，直到它的民族主义要求被满足为止。^①

民族凝聚力事实上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尽管拥有它的国家常常不会意识到其改变的能力以及承受负担的能力都基于民族凝聚力之上。但是，民族主义也会导致巨大的破坏，尤其当民族分歧与阶级分野联系在一起的时候。20 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人口迁徙、

① Shaw (1907), pp. xxxiv - xxxv.

种族清洗以及大屠杀所导致的恐怖，每个国家或许拥有了自己的民族，而每个民族也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他的国家定义：

在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内，如果一个统治组织（ruling organization）的存在及其秩序的有效性不断通过行政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强制”（physical coercion）的手段而得到维护和保证，那么，这个统治组织便可被称为“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zation）。如果政治组织的行政人员在维护秩序时成功地实现了对合法的武力强制的垄断，那么一个持续运转的、基于强制之上的政治组织可被称为“国家”。^①

如果我们再加上民族归属感所带来的文化同一性，那么，我们就会再现 19 世纪后期的权力激烈竞争的世界。这种冲突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全面战争。然而，仅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我们关注的是韦伯的国家概念的弱点。我们将表明，早期的欧洲国家拥有不同的特征，当今世界上的国家根本不像韦伯所说的那个样子，仅有一个例外。

那么，到底国家什么是呢？在我们看来，如果用最原初和非历史的语言，国家就是制度的集合，这些制度的目的是在特定领土内维持秩序并保护民众免受其他国家威胁。但是在现代世界，

^① Weber (1980), p. 29. 这段译文转引自 Scheidel (2013), p. 5。

民族国家同样试图为其边界内的民众灌输一种归属感和凝聚力。一般而言，国家的制度包括决策机构（比如委员会、参议院、众议院、法庭）、国防和安全机构（比如陆军、海军、民兵组织、国民卫队）以及一系列法律和执行机制（比如警察、元老院、司法体系）——所有这些机构都一定程度上处于统治精英及其官员的控制之中。国家或许是具有建设性的和仁慈的，也有可能是具有掠夺性的和专制的。一些国家在维持秩序方面要优于其他国家。当然，国家的制度构成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自觉地从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制度，而是讨论制度在不同的国家的具体集合形式，因为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人类历史至关重要的推动力。

我们将表明一些国家要强于其他国家——这种区别对于不同国家及其社会的运转均会产生影响。所谓“强大”和“弱小”是指不同国家的两大特征。特征之一就是国家有能力渗透到公民社会中并产生重大影响。尤为重要的国家能力包括：通过税收获取资源；维持社会内部的和平并保持控制；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向公民社会渗透的实际能力，以及在公民社会中合理推行政治决定的能力”^①。基础性权力与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指的是无需与公民社会中的群体进行任何形式的制度化协商，国家便有能力采取行动。所谓强国家就是指基础性权力充分的国家，而弱国家则是基础性权力较为欠缺的国家。在

^① Mann (1984), pp. 113–114.